

黃大仙：從難民神明到進軍國際

昔日神明走難到香港，及後從香港回歸到國內，甚至被傳播到海外華人社會，反映神明也和香港普羅大眾一樣，曾經歷過起伏高低，但是憑着昔日的變通、多元與韌力，使黃大仙信俗在香港至今仍屹立不倒，還能衣錦還鄉，衝出國際，相信面對着逆境的香港市民，只要沉着面對，將來定必「有求必應」。

宏觀多個華人城市中，香港鐵路網絡會考慮地方神明與廟宇作為地標命名車站，諸如天后、車公廟與黃大仙。昔日香港旅遊協會（旅發局前身）在推廣香港旅遊時，也經常把黃大仙祠作為推介景點，吸引遊客發現傳統一面的香港。而香港普羅市民也把黃大仙祠視作自己的生活認同一部分。每當大年初一，市民都希望排隊入祠奉上頭柱香，相信藉此「有求必應」。

黃大仙信俗的變化緊貼着香港社會發展軌跡，昔日從國內因社會與政治因素移徙到香港，黃大仙信俗落戶新九龍，黃大仙也曾被謠傳將會移民海外，與當時移民潮相提並論。而今天除了香港竹園外，黃大仙祖庭金華山、廣州芳村、紐約、洛杉磯、悉尼與馬來西亞等地都有重建、修建或即將興建黃大仙祠，黃大仙不只是香港自身的「有求必應」神明，亦轉化成為全球各地華人的信俗。而黃大仙

的信俗的變化，恰巧是香港社會在二十世紀發展的寫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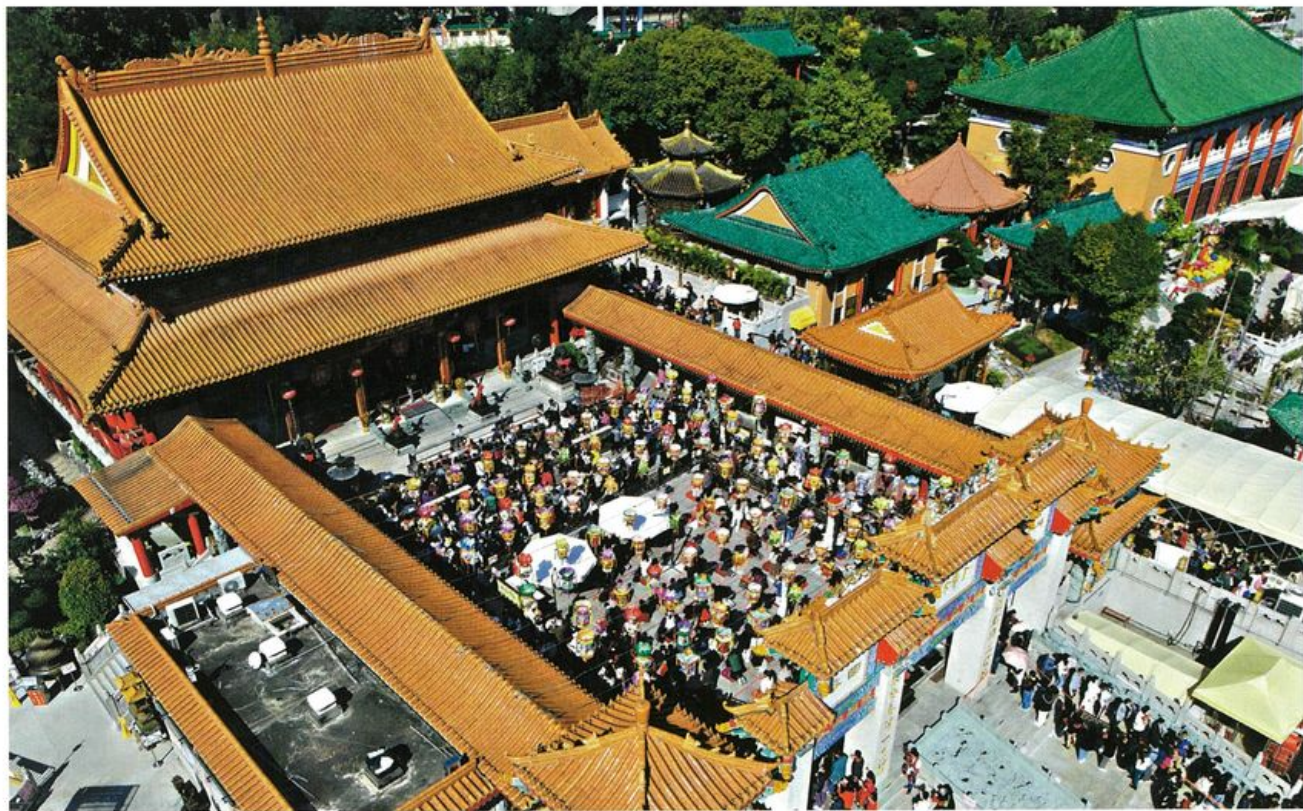
叱石成羊

黃大仙以東晉會稽郡金華縣以「叱石成羊」的傳說而著名。黃初平少年時在金華山放羊，於15歲得道士指引，到赤松山金華洞內石室修仙。其兄黃初起四處尋找初平，都沒結果。40多年後卻在一位善卜的道士指示下，在金華洞內找到黃初平。初起追問當年羊群下落，初平就叫他往東面的山頭處找。初起四處找不到羊，初平就走到山頭大聲呼喚。眼前的白石竟然應聲昂首而起變成羊群。這段自述實際上也出現在東晉時期道教重要代表抱朴子葛洪所編的《神仙傳》。另一方面，宋朝以來，羅浮山一帶有一位名為黃野人的神仙，據蘇東坡敘述地方傳說指這人是葛洪的弟子。明清時期屈大均編的《廣東新語》則記載了黃野人如何煉丹使人延年益壽。

文史學者們考證與整理金華到嶺南現存的文獻資料，大多認為現時香港的黃大仙信俗是融合了浙江金華的赤松子黃初平升仙和嶺南一帶的羅浮山黃野人贈醫施藥的故事，形成了嶺南獨有的文化信俗。1897年，一位熱愛扶乩的西樵山農家梁仁庵，得到黃大仙指導，鼓勵他普世勸善，他奉黃大仙為仙師，成為道侶。翌年，他在廣州芳村建立了第一座祠觀。及後，他得到黃大仙乩示，廣州不宜長居，1901年返回西樵山成立「普慶壇」。辛亥革命後，黃大仙再次啟示此地不宜居留，必須向南



▲2021年9月18日至2021年9月24日，黃大仙祠舉行百年紀念慶廟會。（作者提供）



▲今年2月4日，香港市民大年初四到黃大仙祠祈福。（中新社圖片）

遷移。梁道長和兒子梁鈞轉攜同大仙畫像，往香港發展，先於灣仔從事藥材買賣生意，並以黃大仙的乩文來執藥。1921年，梁氏父子獲得富商善信的支持，這些善信都是虔誠的黃大仙信眾，最終獲得資助下，黃大仙祠便在九龍竹園附近建立起來。當時，竹園是郊外之地，但很多人樂意來到這裏奉拜黃大仙。其中一個原因是，黃大仙祠附設醫藥局贈醫施藥，貧苦大眾因此受惠。

二戰期間絲毫無損

據專門研究黃大仙信仰的社會學家梁景文 (Greame Lang) 和羅思 (Lars Regvald) 的研究發現，黃大仙得以聞名於世是基於二次大戰期間黃大仙祠絲毫無損有關。民間對黃大仙的「抗日神力」留下深刻印象。戰後香港湧入大量內地難民，他們散居在新九龍（即今天界限街以北，獅子山與飛鵝山以南一帶）的木屋區。這些新移民也在舊村民的傳頌下，被集體的認同感所感動，放棄原來在國內的信仰，視黃大仙為自己的心靈寄託。

後來，隨着政府的房屋政策改變，寮屋居民生

活水平急速變化，也伴隨着香港的經濟起飛，他們將生活上的大小際遇歸功於黃大仙，黃大仙成了大眾擁護的一個神明。1975年香港經濟因石油問題，曾一度不景氣，當年的新聞報道提到特別多善男信女在當年入廟祈求神明指點迷津。可想而知，善信的人生高低都依賴着黃大仙。

黃大仙祠隨着香港的現代化轉變，漸漸疏離了道教的一些傳統，如煉丹、扶乩等。此外，黃大仙雖然被視為道教神明，但是齋色園設祠以來一直強調黃大仙祠是重視儒釋道三教合流的祠宇，希望使不同背景的善信共同修道、施行善舉，故黃大仙能夠有着較廣闊的信眾群。黃大仙祠在戰後也通過與東華三院的合作，希望更進一步世俗化，着重慈善事業、推動教育以及維繫傳統中國文化等的工作，使黃大仙更加深入人心，促使黃大仙這位神明無論在信仰還是社會實踐上，都真的為香港普羅大眾做到「有求必應」。自此，與其他道觀廟宇不同，黃大仙有着更為普及的認知及更廣闊的信仰群。戰後的香港居民大部分都經歷戰亂需要尋求心靈與生活上的安定，黃大仙祠陪伴着廣大市民一同



▲加拿大多倫多黃大仙祠。(Fung Lok Kok Taoist Tai Chi Facebook 網站)



▲美國洛杉磯黃大仙宮。(轉載自其網站MP Wong Tai Sen Center)

經歷香港成長。

正當香港市民分享經濟起飛的成果時，不少人都擔憂 1997 年的前途問題。1983 年的新聞報道曾指當年有一半善信參拜後去解簽都是詢問與「移民」有關的問題。同年底，香港傳出「黃大仙提前逃難」的謠言。當年有美國報章指出美國的一些僑民將迎請黃大仙到紐約，安奉於東百老匯的會所。當時，時任齋色園主席黃允畋出面澄清，指出此說是有心人士借黃大仙的名聲加以利用。雖然齋色園斬釘截鐵地否認真有其事，但是此事反映了大眾對香港前途的擔憂藉黃大仙來抒發。

黃大仙是否真的有移民呢？當然今天我們知道九龍竹園黃大仙祠在疫情以前，仍然深受本地市民與海內外遊客的歡迎，未有離開。不過，如其說是移民，不如說是「擴張營業」。

內地興黃大仙祠重建熱

齋色園的善舉及信仰知名度，確實使海內外善信或宗教人士希望在其生活的社區也自行設置一間黃大仙廟。昔日因民國與新中國的多次反迷信運動、文革及社會微地發展等因素，金華、廣州等地的黃大仙祠或赤松祠都曾經消失。但是，隨着黃大仙信俗在海內外大受善信歡迎，改革開放中港兩地之間的文化交流更為緊密後，內地曾興起黃大仙祠重建熱，當中有成功也有失敗，學者們曾以難民神祇回歸的概念來形容當時黃大仙回鄉的情況。

內地學者喜愛形容黃大仙為「僑仙」，來指出海外華人社會均有黃大仙信俗的傳承。事實上，查考上文提到的紐約東百老匯華埠地段，確實有人設

置地舖，並名為「黃大仙」，門外貼有「黃大仙廟」的告示。此外，洛杉磯、悉尼、多倫多都有當地宗教人士興建了黃大仙祠，規模大小不一。不過，除了溫哥華與澳門外，這些黃大仙祠均與九龍竹園齋色園沒有直接聯繫，也當然沒有獲得授權。從這些「黃大仙祠」的自我介紹所見，他們都希望以黃大仙的名聲來凝聚大眾，故也刻意強調黃大仙的普濟勸善及保佑善信「有求必應」的精神。相對於其他神明信俗，黃大仙信俗沒有規限只有特定的社群、籍貫或身份地位才可參與。因此，對於移民他地的善信，需要在新社區重新建立社區凝聚力與認同感時，這位昔日從國內走難到香港的神明，就更容易取得大眾的信任。

有見及此，齋色園近年也與海外華人社群合作，如在 2018 年黃大仙的道長便親赴馬來西亞沙巴州瓜拉班尤 (Kuala Penyu)，為該地的黃大仙廟主持奠土科儀。據筆者曾與當地民俗愛好者討論得悉，該廟得以興建，全因當地的社會人士與政要深信黃大仙的可靠，也因考慮到廟宇落成後對當地發展旅遊的作用，故便特別在華人較少的沙巴州落成首間東南亞的黃大仙祠，而非在西馬較多華人聚居的城市。

昔日神明走難到香港，及後從香港回歸到國內，甚至被傳播到海外華人社會，反映神明也和香港普羅大眾一樣，曾經歷過起伏高低。但是憑着昔日的變通、多元與韌力，使黃大仙信俗在香港至今仍屹立不倒，還能衣錦還鄉，衝出國際，相信面對着逆境的香港市民，只要沉着面對，將來定必「有求必應」。